

老舍的商洛之行

刘毅



老舍先生(1938年)

“把抗战的热情与胜利的希望，播散在青青的秦岭上！……它生长，正如同军事越打越强。”这些热情激昂的抗战诗句，出自我国著名文学家老舍的长诗《龙驹寨》。抗战时期，老舍先生曾经到过商洛，并留下了一首叙事长诗。老舍(1899—1966)，原名舒庆春，字舍予，满族，北京人，祖籍辽宁辽阳，中国现代小说家、著名作家、杰出的语言大师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，新中国第一位获得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的作家。民国期间，曾先后在南开中学、英国伦敦大学、齐鲁大学、山东大学等处任教，抗战时期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，后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，1949年底回国。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余年，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，爱憎分明，有强烈的正义感，人物性格鲜明，细节刻画真实，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。他的很多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，小说《骆驼祥子》《四世同堂》及话剧《茶馆》《龙须沟》等，人们更是耳熟能详。

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3月底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(简称“文协”)在汉口正式成立，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。老舍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夏衍、郁达夫、朱自清、沈从文等45人当选为理事，老舍、胡风、郁达夫等15人当选为常务理事，老舍并任总务组组长，主持“文协”工作(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)。7月，武汉沦陷前夕，“文协”迁往重庆。

民国二十八年(1939年)4月，在“文协”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，老舍连任常务理事，并任总务部主任。5月21日，“文协”理事会决定由老舍、胡风等4人分别参加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(简称“全国慰劳总会”)，会长陈诚)南北两路慰劳团，老舍参加北路慰劳团。南北两路慰劳团总团长张继率北路慰劳团，黄埔一期毕业生、“黄埔三杰”之一的贺衷寒为北路慰劳团团长。6月28日，老舍随北路慰劳团从重庆启程，到北方战场劳军。一路主要经过川、陕、豫、鄂、甘、宁、青、绥等地，到过74个城市，直至同年12月9日抵返重庆，行程两万有余。正是在这趟慰劳行程中，老舍先生经过商洛，留宿了两晚，并在次年写下叙事长诗《龙驹寨—西安》。

《龙驹寨—西安》写成后不久即先后发表于《民意》周刊及《精神动员》杂志，后收入老舍为此次北路慰劳所写的《剑北篇》中。3处文本个别字词略有差异，今以三者之中最晚出版的《剑北篇》所录文本为准，除将“头昏眼涨”改作“头昏眼胀”，“联长”改作“连长”两处外，其余遵其原文。

随地随时折磨着车辆！
危坡夹着急浪，
车往下滑溜，再往上冲撞，
像马跳檀溪，或舟在三峡上，
车行十里，发立三千丈！
顾不得领略风光，
顾不得高歌低唱，
只随着车身摆摇俯仰，
像儿时的梦中，忽下忽上！
纤巧的机件，坎坎的山岗，
失去了调谐便乱出花样：
一会儿闭声，一会儿狂响，
一会儿山水溅入机箱，
青山默默，野鸟儿飞翔，
行人与车辆全无主张！
到商县晚餐，已少希望，
车轮无法再战胜利！
商南贫苦，简单的食宿都不易商量，
车破人饥，冒险的开到龙驹寨上。
教室为屋，黑板作床，
一梦匆匆已到天亮；
上学的小儿女进到讲堂，
主客相逢只好把战歌齐唱；
一边高唱，一边起床，
小儿女们才放心教室又像了原样。
门外，晴美的阳光，
照着繁忙的市场，
这入陕的间道，骡马成行；
杂货杂粮，鞭挥铃响，
卖葡萄的小孩来来往往；
油条烫手，糖饼焦香，
作买作卖的一致繁忙。
买了些葡萄，喝了碗面汤，
我们就随着骡群，再到山路中晃荡；
还是到处无桥，不住的翻山越浪，
虽然山色渐浓，山风凉爽，
也还难免头昏眼涨；
午日当空，不由的心花怒放，
看到了商县的郊外与城墙！
商县，青山四面，丹水在旁，
秦岭中的大县，四皓栖隐之乡；
山谷起伏，商队来往，
武关蓝关联系着陕鄂与南阳；
立在古厚的城墙上，
远观熊耳，俯视莲塘，
山风淡淡吹送着柳色荷香。
我们去慰问抗敌的兵将，
也对城中的百姓问了健康；
给慰劳者以慰劳，就在当天晚上，
戏台搭在操场，
高竿挑起灯光，
夕阳未沉，锣鼓还未响，
老幼男女已经着了忙；
或坐或立，或爬上短墙，
盼着开戏，高兴而紧张，
士兵们奔走，汗出如浆；
特别的高兴，今天有朋友们上场：
参谋也打鼓，连长扮作女郎，
啊，多么有趣，抗战的男儿事事内行，
既会打仗，
又能彩唱，
不是吗，娱乐的高尚，
使士气飞扬！
锣鼓已响，笑脸儿齐仰，
真的，抗战的勇士化作女郎！
袍子太短，粉未擦光；
谁管，听啊，不是合槽中板，有调有腔！
旧戏杀锣，话剧上场，
抗战的故事节节紧张；
简单的故事，简单的化装，
仗着演员的恳切，借着银色的灯光，
把抗战的热情与胜利的希望，
播散在青青的秦岭上！
可是，演员的缺少，剧本的饥荒，
在此地，正像在血斗的前方，
都使宣传受着阻碍，
艺术的花田受着损伤。
陈死的剧本还活动在四乡，
以昨天的恐怖，海寇的强梁，
或陈腐的故事——像秦腔与二黄——
想激励民众，反增了恐慌，
想将今比古，却掩断了革命的光芒；
恐怖令人绝望，
建设才使信心加强，
多战一天多一天的希望，
我们是从战斗，见出民族的优良；
是心灵的启迪，是精神的解放，
不是恐慌，也不是愚孝愚忠的痴妄，
才能使民心力激励发扬。
啊，像婴儿的降生，
我们是从血里建设新邦，
在苦痛里我们生长，
从昏暗里见到明光；
我们的艺术，是战斗的心房，
它激动，它也使人有了主张，
它生长，正如同军事越打越强。
啊，这剧本的缺少是精神上的饥荒，
用我们的心血，用我们的思想，
去打破这沉默，救济这饥荒，
教心里的建设，发出智慧的辉光，
教崇高的热情，光芒万丈！

为慰问伤兵，我们下乡，
顺手儿在田畔瞻仰了四皓的庙堂；
田里清香，
古树生凉，
小小的庙宇在绿影里深藏；
四皓的造像，潇洒慈祥，
有什么心会心的微笑还挂在腮旁。
辞别了四皓，又走入秦岭的松影山光；
过了蓝田，西安在望；
呕，华清池前，终南山，
去休息，还是奔忙？
只知道啊，伟大的山河启发着崇高的思想。

诗中的“龙驹寨”即今丹凤县城，时为商县(辖境约今商洛市商州区、丹凤县)东部重镇，丹凤县1949年6月始建。“内乡”指民国时期的河南内乡县(辖境约今内乡、西峡两县之地)，西峡县1948年5月始建。由上节诗《西峡口》可知，老舍一行当天是从西峡口(即今西峡县城)启程向陕西进发的，故而诗中的“内乡”实指西峡口，用“内乡”当为押韵之故。

慰劳团此行走的是西荆公路，该路于民国二十五年(1936年)通车，全线穿行于秦岭山区，路基宽度仅5米，山道4米，砂砾路面占30%，土路70%，过水路面126处，且在实际修筑中，因资金所限，工程质量低劣，路况较差，故而“多少溪流是多少道魔障，随时随地折磨着车辆，危坡夹着急浪，车往下滑溜，再往上冲撞”，以至于“车行十里，发立三千丈”“只随着车身摆摇俯仰”“行人与车辆全无主张”。其实，北路慰劳团主要慰劳区域在西北，车行条件较差，整个行程甚为艰苦。慰劳团里有一位汉中籍的司机沈印堂，他驾驶着一辆破旧的美国道奇汽车载着慰劳团成员一路奔波，每到一地，他都及时检查和保养汽车，确保车况良好。就这样，车辆还是经常抛锚，老舍为此还写了一首打油诗：“一去二三里，抛锚四五回，下车六七次，八九十人推。”“马跳檀溪”用三国时期刘备在情急之下，驱使所乘的“的卢”马飞跃襄阳城西约三丈宽的檀溪，从而逃脱蔡瑁追

而热烈，要“把抗战的热情与胜利的希望，播散在青青的秦岭上”！“彩唱”又称“彩扮”，是一种曲艺表演形式，就是将人物故事的书目、曲目由数人分角色演唱，并配合简单的化妆和表演。城中民众“或坐或立，或爬上短墙，盼着开戏，高兴而紧张”。民国时期，商县城中大型活动一般在十字口北的大操场(即今商洛市区中心街北段)举办，这是当时商县人民最大的集会场所，此次也不例外，“戏台搭在操场”。

第三日上午，慰劳团“为慰问伤兵，我们下乡，顺手儿在田畔瞻仰了四皓的庙堂”。其时，商县西郊四皓庙(今商洛市区四皓公园)驻有国民党军政部第二后方医院。慰劳团一行当是在此看望慰问了伤兵，并瞻仰了四皓庙。之后，“辞别了四皓，又走入秦岭的松影山光”，离商向西安进发。

北路慰劳团此行人员众多，除南北两路慰劳团总团长张继(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，辛亥革命元老)、北路慰劳团团长贺衷寒(军委会政治部代表，替换原任团长郭沫若，中将)及“文协”代表老舍外，尚有副团长王右瑜(参军处处长，中将)、秘书陈希豪(中央社社会部代表)、军事委员会代表谈经国、三民主义青年团代表梅公任、国民参政会代表潘秀仁、中央调查统计局代表胡祥麟、干事夏维贤(政治部)、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(中共党员)、《新报》记者张西洛、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韩仲良及徐剑模等，另有司机等后勤人员数人。所携慰问品有《慰劳特刊》《慰劳半月刊》、慰劳信、锦旗、现款、药品、咸菜及其他书报杂志等。

结合《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慰劳工作总结报告》《张溥泉先生回忆录·日记》(即张继日记)及《老舍年谱》等相关资料，可知老舍一行在商大致行程：民国二十八年(1939年)8月17日，时值盛夏，慰劳团自河南内乡县西峡口出发，乘车沿西荆公路西行，经商南县城，路过清油河时在河中洗澡，至武关时天色已暗，当晚抵龙驹寨，宿于私立仁义小学。18日上午，游览丹江岸边的船帮会馆后，离开龙驹寨继续西行，于中午时分到达商县县城，登城墙游览莲湖，下午参加欢迎大会，慰问驻军，参加各界公宴，晚间在十字口北大操场观看驻军表演的文艺节目，当晚住招



南北两路慰劳团出发前合影

杀的典故，突出说明车行山中跨越溪流的艰难。

慰劳团一行当晚宿龙驹寨，“教室为屋，黑板作床”。其时，龙驹寨南门口有私立仁义小学(旧址即今丹凤县委党校)，其前身为盐帮会馆，该校由中国同盟会会员、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、西安红十字会会长、龙驹寨本地人马彦彦于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捐资创办。校内有五间上房，称作“仁义祠”，又叫马家祠堂，其东西两间卧室兼作宾馆之用，抗战时期，国民党高官途经龙驹寨多下榻于此。据载，慰劳团此行总团长张继、团长贺衷寒即宿于此。由此推断，老舍等慰劳团其他成员当宿于该校教室之中。

龙驹寨当时为著名的水旱码头，商贸繁盛，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换载转运，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行经龙驹寨时曾言：“即陕西间道，马骡商货，不让潼关道中。”清光绪年间，龙驹寨有18家骡马行，故而次日上午“门外，晴美的阳光，照着繁忙的市场，这入陕的间道，骡马成行；杂货杂粮，鞭挥铃响”，一派繁忙景象。龙驹寨一带种植葡萄历史悠久，所产葡萄品质上佳，清宣统三年(1911年)即创建葡萄酒厂。老舍一行是在8月中旬抵达龙驹寨的，正是葡萄成熟时节，故街头“卖葡萄的小孩来来往往”，老舍先生“买了些葡萄，喝了碗面汤”。

次日中午，慰劳团到达商县县城，“青山四面，丹水在旁”“山谷起伏，商队来往”，老舍先生“立在古厚的城墙上，远观熊耳，俯视莲塘，山风淡淡吹送着柳色荷香”。慰劳团首先“去慰问抗敌的兵将，也对城中的百姓问了健康”。当时，商县城中驻有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集团军预备第一师，师长为谢辅三(兼西荆公路警备司令)，慰劳团或慰问该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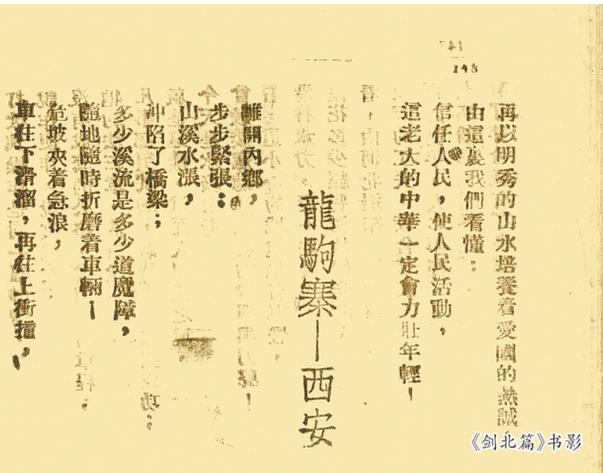
当晚，驻军为慰劳团一行表演文艺节目，军官与士兵简单化妆上场，又是旧戏，又是话剧，还有“秦腔与二黄”，“抗战的男儿事事内行”“抗战的故事节节紧张”场面简朴

待所。19日上午，拜谒县城西郊四皓庙，慰劳第二后方医院伤兵，随即离商沿西荆公路继续西行，游览秦岭上的韩文公祠(张继日记作韩湘子庙，今据其他民国游记改)，经蓝田县，于下午抵达西安。

民国二十九年(1940年)2月，老舍开始写作纪录此行见闻的长篇叙事诗《剑北篇》，因身体等原因，时写时停，全诗最终并未完成(原拟写万行，实际仅完成三分之一)，只写就20多个小节，各节均有题目，涉及商洛部分的小节名作《龙驹寨—西安》。该节诗文后发表于《民意》周刊第154期(1940年11月23日出版)，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编印的《精神动员》季刊第4期(1941年1月1日出版)转载。《剑北篇》由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作为《抗战文艺丛书》第一种编行，于民国三十一年(1942年)5月出版，《剑北篇》也是老舍生前出版过的唯一一部长诗。

《剑北篇》以“抗战”为中心，是一部诗体游记，它的题材和形式在新诗史上都比较罕见。在形式上，老舍先生创新使用大鼓体“行行用韵，一韵到底”，作出了贴近人民、新旧相融的诗歌探索。《剑北篇》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，被誉为抗战时期中国新诗改良尝试方面的两部最好的长诗之一。

《龙驹寨—西安》诗共118行，1200余字，通篇押“十三辙”中“江阳”韵，前后贯通，大气磅礴，流畅和谐，朗朗上口。内容上既有历史古迹、山水景物，也有人与事，紧扣现实，详尽具体，读之如临其境，如伴其行。特别是讲述文化的缺失及民众对文化的渴望与需要，驻军所演的文艺节目中“演员的缺少，剧本的饥荒”，甚至给战士们看的也是“陈死的剧本”“陈腐的故事”，他痛心疾首地批评“想激励民众，反增了恐慌，想将今比古，却掩断了革命的光芒”；他指出：“这剧本的缺少是精神上的饥荒，用我们的心血，用我们的思想，去打破这沉默，救济这饥荒，教心里的建设，发出智慧的辉光，教崇高的热情，光芒万丈！”



《剑北篇》书影

龙驹寨—西安

离开内乡，
步步紧张；
山溪水涨，
冲陷了桥梁；
多少溪流是多少道魔障，